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
## 第十七回 宋道君隔帳琵琶 張邦昌御床半臂

萬象紛華一化工，花間偏占上林風。  
舞蝶戀香拋遠塞，野鶯銜片出深宮。  
君聽月下胡笳曲，多少園林白露中。

卻說宋徽宗重和七年童貫開了邊釁，金將黏沒喝乾離不分道入寇。徽宗內禪欽宗，改年靖康。不足二年，攜徽欽北去，皇太子及皇妃宮主宗室，無一人得免。立了張邦昌為楚帝。黏沒喝起營，大搶京城一空。這些番兵，把民間婦女不留一人，車上的，馬上的，那些沒姿色的，趕著空行，就如羊群蟻陣一般。也有死在馬踏車碾的。塵土迷天，朔風撲面，那徽宗道君皇帝和欽宗並太子，都上了牛車，戴著大青寬簷芭笠，青絹長衣，父子並車而行。前後番兵圍擁，何止千百。那皇后、妃嬪、貴人、公主、宮女另有番將押著，兩不見面，另在後面。只遙聞哭泣之聲，一時間又隔在千軍萬馬裡邊。夜間各有帳房，宿臥也不容在一處。過了汴河，迤邐往北而去，兵馬婦女相連，千里不斷，也不知有多少人煙。過了天雄，將次白溝界河，岸邊紮營。時八月中秋，那些軍營帳房，密密層層，四面角聲吹起，明月滿天。眾番兵過了中原，離邊不遠，解鞍卸甲，也有飲酒彈唱的，也有摻弄胡琴。打緊急鼓的。

原來徽欽的帳房安在圍中，與金將黏沒喝帳房不遠，滿地都是番兵睡臥，四面交有柵欄，柵欄外又是人馬，也不知幾十里人馬周圍。真是鳥飛不過。那上皇在帳中悶坐，只見郭藥師送一隻牛腿，腥臭不堪，一瓶酒，酸薄如醋，想要少飲一杯，解解愁悶，如何吃得下。因賦詞一首，遙憶當年汴中樂地。名曰望江南。

南朝事，回首夢中看，細雨草生金殿冷，小樓人去玉笙寒，切莫倚危闌。傷心處，汴水幾時還，馬角不生冰雪窖，鳥頭白斷雁鴻天，朔塞夜漫漫。行樂事，歲月幾般般。

賦詩已畢，背手出帳，月下閒行幾步，只有一老內太監相隨著。

人馬無聲，見番兵俱齧齧而臥；聽隔帳箏胡樂，一齊奏起，笑聲不絕。望見紅絨氈銀葫蘆帳頂，係是黏沒喝的帳房了。停不多會，聽的琵琶淒淒切切，緊掐慢點，不是民間。指撥細聽一會，是昭君怨漢宮秋。

新水令上馬嬌

俺本是色山閩水藐仙姑，愛丹青畫工嫉妒。承恩來禁苑，上馬去穹廬。朔塞馳鷗，早指定了烏江路。

駐馬聽望鄉引

勒馬踟躕，蔥海灘頭邊月苦。回頭故鄉，雁門關外雁聲孤。斷腸蘇武寄邊書，消魂衛律河橋處。遠辭了舊家墳墓，恨角聲斷送人歸去。

沉醉東風第一怨

第一怨，毛延壽，微金粟賦，污嬋娟，點紫奪珠。倩著俺傾國容，明決定君王顧，到做了撇珊瑚，滄海遺珠。望斷了昭陽美女圖因此上困長門梧桐夜雨。

殿前歎第二怨

第二怨，臣宰掌兵符，把邊庭破壞。細柳稀疏，一任他甘泉獵馬南來收，一個價束手無謀。弱君王沒個主，誰堪訴？笑兩班文武，那裡有金城方略。只憑著，紅粉姣娥。

雁兒落天山獵

猛聽見傳箭令敲邊鼓吹畫角擊雁鵝，驚起了滿山頭雉與鳩，趕不盡四野裡和兔。

得勝令小點軍

呀錦氈擁定老單于，列兩行貂帽闕氏婦，密密層層戈甲排番部，亂紛紛旗聚把都。吃著屠蘇，亂蓬蓬氈前舞，打著番語，醉醺醺馬上扶。

川撥棹大合圍

大合圍，把軍馬分三部，走過了沙磧邊，逾山嶺飛狐黑海，青蒲玄菟伊吾，追的那虎奔荒區，雁落平湖。好一似電走葫，月映彎弧；畫角悲鳴，蘆管吹噓。密圍營插下了皂旗，一搭裹炙黃羊傳酪乳。

七兄弟雁傳書

見幾行雲雁，影南浦，馬頭前路下孤鴻侶。待寫個問平安淒淒切切素帛書，你與俺問君王把嬌滴滴紅顏誤。

梅花酒琵琶恨

斜撥著昆白語，滴檀槽碎玉噴珠，大迓鼓北風吹瀑布。小重山姜女哭城隅，風散雁，月啼烏，別鶴怨，只鸞呼，鹿失母，鳳拋雛。鐵指撥玉蟾蜍，恰便是楚重瞳，趕散了八千義旅，虞夫人馬上血模糊。

收江南下馬嬌

呀邊庭盡老黃蘆，待畫個昭君出塞怨江湖。俺怎肯卸宮妝去國投沙漠。且趁著單于獵出，慢下了雕鞍金鐙自嗟呀。

鴛鴦煞青 怨

雁書不到黃龍府，節丟落盡白狼渡。沒要緊浣女投江，生羨殺屈父沉魚。暢道是漢室婕妤女流規矩，折不了俺中原禮數。黃陵泣血湘妃竹，做一個青草，綠裙腰煞強似北邙山泉下土。

道君聽罷多時，不覺傷心淚下。原來玉熙宮鄭婕妤，平日精習這一套昭君怨。內有二十四拍：上馬嬌，下馬嬌，思鄉引，出塞外，鴻雁傳書，大點軍，小點軍，大打圍，都是大套數。彈到月落鳥飛，馬嘶人起，那些各營內淫聲四起，全不可聞。道君怕番將知覺，不敢久立，悄悄回帳，連衣而寢。又作詩曰：

東海群兒拜木公，圍棋當賭鳳凰籠。

醉中誤失東南角，輸卻蓬萊一座宮。

直至天明起營上車，遙望見一群內家，俱換了胡姬打扮：錦繡戎裝，弓靴窄袖。簇擁著順上皇車前而去。遠遠見一柄鏤金螺甸曲柄琵琶，才知是鄭婕妤好了。又是一群雕鞍錦馬，繡裝銀甲，卻是南人衣裝，輕弓軟帶，遙望著上皇笑嘻嘻而去。才認的是降將郭藥師。這皇上父子，垂頭長歎，才悔那艮岳的奢華，花石的荒亂，以致今日亡國喪身，總用那奸臣之禍。不則一月，到了北都金主封徽宗為昏德公，欽宗為重昏侯，止給皇后一人，老丑宮女十人，其餘妃子俱分各營去詔；牛車一輛，護兵五百，遷往五國城。離遼陽三千餘里。金主說待烏頭白了，馬生出角來，召你回國，從此喪生沙漠不提。

卻說張邦昌受了金人偽命，立了楚帝。聞二帝北行，同百姓遙送於汴江南薰門外，拜了幾拜，百姓哭聲震天。回了朝，要升殿聚文武百官共議登極的大事。有一羽林軍吳革，是無名小軍，平日膂力過人，專抱不平，能使三百斤銅。見張邦昌受了金人的命，合了城裡二三百好漢，要大朝日子，進朝打殺邦昌，往江南獻捷。不料有個錦衣衛官范瓊，先知其謀，密哄營軍，說他是謀反，夜間把吳革殺了。眾人皆散。

這范瓊自說是有保駕擁戴的功，強搜出城內藏的幾個文官武將，排班朝賀。那邦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從御座上跌將下來，把個皇帝帽子踢了十來丈遠。從此邦昌知天意人心不順，也就不敢升殿，在禁中議事。一任金兵城裡劫掠，把邦昌一個女兒也搶了去，不敢言語。因此把各官都加了權字，或稱權御史、權將軍、權平章軍國事、不消說他也是一個權皇帝了。

卻說哲宗朝有正宮孟皇后，極是正大的，因劉婕妤爭寵，那奸相章■串通劉婕妤，告孟後詛罵皇上，廢了在冷宮中，十有餘年。這是一件大冤枉事。那知天道暗佑這好人，到了靖康，金人把皇后美人有名的不留一下，都擄了北去。那知道冷宮中還有個太后，因此單單留下孟娘娘。後來在江南，壽九十二歲而終。這卻不是個因果？那時有個大臣向著邦昌道：「那皇帝不是好做的，金人把這個擔子交付與你，那時不敢辭，因為那滿城百姓。如今金兵退了，你當真要做皇帝，行不去的。九王渡江，已改了年號，不去上表請旨，人都要起兵來徵討。你怎麼了？依我說，先請出孟娘娘垂簾聽政一面遣官去到南京，請康王回汴登極。這是正理。」那張邦昌從沒嘗著皇帝的滋味，又愛又怕，沒奈何請出孟娘娘來設朝。滿城官民，歡呼踴躍不提。這張邦昌要看看宮裡光景，那宮裡擄不盡的宮人也還有五七百名，朝廷的床帳享用也還有不曾搜到的。到了中秋，他就叫幾個殺不盡的內官來，呼皇道寡的裝起來，要幸玉熙宮飲酒賞月。那亂後的御廚司光祿司官員久都散了，那有大宴。這些太監是慣奉承的，忙傳與宮中伺候御宴。張邦昌坐一頂黃幔八仙小轎，八個錦衣校尉抬起，進的後宮。果是一日為君，勝似萬載為民。但見：

金釘朱戶，豈止萬戶千門。璇閣瓊樓，盡是珠圍翠繞。掖庭曲院隱簾櫳，無非花貌。獸面銅環封鎖關，各有宮官。聞駕到處，樂奏鈞天，處處列金釵象管；但行幸，酒斟，重重上異味珍盤。龍圍寶柱，罌月影下鸞聲，鶴舞瑤階，合殿花香驚鹿夢。三島路迷通良岳，五雲光暗冷乾宮。

邦昌進宮，神魂不定，如醉中相似。真似看的眼花了。卻說宮人美人，名號各分；凡有爵的女官，不知其數，大約住滿了深宮內苑。這金人揀著有名的皇后貴妃去了，宮裡不曾細搜。況這些宮人怕死，或是藏在天花板上的，水窖裡的，艮嶽山洞石縫裡的，那宮中周圍三四十里，樓閣穿廊彎彎曲曲，哪裡去找？這一時宮女存的還有不少。中有一位夫人，是徽宗幸過，封的華國夫人，姓李，頗通書畫，原在良岳道觀中管司文書，也是有名的了。此人是杭州選來嬪秀，典雅風流，精於吹簫鼓琴，一代絕色。有詞曰滿庭芳：

典雅安詳，天然丰韻，江南體態溫柔。更能文知詩，簫管度清謳。隨意鬢鬆釵卸，一笑時，紅暈嬌羞。輕盈步，素裙長帶，羅被露雙鉤。腰肢常帶弱，尤雲滯雨，善病多愁。抱孤琴自弄，玉墜搔頭。偏喜是爐花墊，茗碗香篝，安能殼，秦樓一曲，同跨鳳凰游。

這太監要奉承張邦昌歡喜，那一時做著皇帝知道是真是假。因有此李夫人在內，忙忙去傳來接駕，其實張邦昌原無此意。那李夫人見宮中無主，二帝北狩，康王渡江去了，婦人不過求那一時寵幸，原無甚麼氣節，聞邦昌為帝，豈有不求寵幸之理。這裡有徽宗游良岳的一套蘇意下程，先使人擺設的齊整，俱是香楠器具、素窯玉碗、名酒異果、山海珍饈，抬了二十盒牙盤羹饌自己打扮出舊日宮裝，前後美人執著樂器，坐了藤花小機，四人抬上玉熙宮來。大凡禁中規矩，上幸一次的，賜一錦機，二人抬；上幸二次的四人抬。這李夫人常在聖駕左右，自然坐著四人錦機。真如天上飛瓊，玉霄彩鳳，冉冉從空而下。到了玉熙宮門首，見張邦昌小輦將到，照舊跪倒接駕。那邦昌如何當得起，忙叫落輦，輕輕扶起，不覺肉麻心跳。

玉熙宮是徽宗遊幸之地，都是平台曲檻，幽閣迴廊，不比外朝大殿。這李夫人引入一個小小閣子，都是白綾糊的香牆，碧紗糊的圖窗。每一窗前俱安就的御榻，黃羅幔，遍掛流蘇。那御案上筆墨書畫，玉軸牙籤，宛然如新。轉上平台高閣，一路暗洞斜通，就有各樣花盆盆景。懸的鸚鵡，養的金魚。黃楊翠檜，盆鬆水石，各有款制，真是玩之不足。到一處就有茶食小果，細酌薰香。只游了半日，受用不盡。張邦昌不知道做皇帝的光景，這等滋味。早已月上平台，照的畫閣朱扉，如珠簾玉箔相似。

那李夫人已將抬來的御宴擺在大理石方幾之上。安了一張龍榻，繡墊香墩。侍女們笙簫奏起，真如鈞天廣樂一般。這張邦昌就是一死，吹的靈魂兒不知走到那天上去。李夫人奉上西洋貢的一隻琥珀大桃杯，斟上江南香，才取過一枝紫竹簫輕吐朱唇，吹起關山調梅花三弄來。宮人執牙板相隨，真是引鳳招凰，凝雲度曲。邦昌又是一死，吹的心眼裡從腳跟湧泉穴，不知麻到那骨裡去了。一曲未盡，在旁宮女，慣會逢迎，獻果送膳，斟上一杯又是一杯。邦昌原沒酒量，不知天高地下，醉眼朦朧，起來小淨，就捧過金盆浴了手。又轉入一個暗暗小閣子去，卻是圍棋。李夫人擺下棋子，與邦昌對著。原來夫人是國手，看那邦昌棋低，故意平了。又斟上一大玉杯西域貢的葡萄酒，聽了一典琴，這邦昌從來不曾聽過。這一日意足心滿，樂極興動，不知不覺與夫人握手談心。這夫人也就細腰佝近，忙取手縫的淡黃半臂來，要與邦昌更衣。那邦昌不知宮中更衣就是行幸。那時月色正中，宮女知趣俱在平台上不敢進閣。夫人早已把邦昌外衣解去，自己倒入懷中，解下那貼肉一件羅衫來替他換上半臂，露出雪白的肌膚。夫人上前扶邦昌倒在御榻上邊，原有臥枕倚枕大小不同，堆在床邊。這邦昌又是一死，卻是連骨酥麻，從心到肺。跳在香水池中不知死在那裡去了。原來宮中行樂，房術最多，俱是奇方秘藥。夫人早將香藥淨身，暖如春水，香似幽蘭，豈是人間常味。可憐那邦昌不曾經此，反驚的把夫人久曠之情無可發洩，不覺羅衣透濕，怏怏而起。有一詞名減字木蘭花：

桃源誤入，春在落花流水處。洞轉花溪，未到春歸路已迷。亂紅深淺，欲聽啼鶯聲更緩。暮雨雲橫，但聽花間滴露聲。

原來金兵圍汴，哄誘徽宗父子入營講和，怕那宋家勤王兵到，因此劫著二帝連夜北去。那金兵到底不曾入宮。這宮中陳設的寶玩，還有未動的。張邦昌雖受偽命，即是看家奴一樣，怕金人回汴，留作行宮，也不致動大內裡的分毫。若論邦昌臣子盡忠的道理，不死就該逃亡，雖死也不可受命，這是第一著。就要全一城百姓，不能逃躲，暫時領受，待黏沒喝北去了，即時還歸臣職，請孟後臨朝，自己赴行在請罪，聽高宗遣大將留守，這是第二著。除此二著之外，再無個騎兩頭馬的道理，豈可乘機受命。便說他是天賜的皇帝，私人宮禁，僭用妃嬪，分明是臣奸主後，子納父妾一樣，禽獸之所不為，天地之所必誅。這個傻呆，豈有不死的理。後來孟娘娘過江，高宗把李夫人用非刑供出口供來，火鍛死了。將張邦昌明正典刑，劓之於西市。史書上記了一行曰：張邦昌伏誅。從古來奸臣不少，王莽、曹操、董卓、朱溫都是自家取天下，不顧那君臣大義；止有劉豫張邦昌替人做奴才，不免名滅身敗，貽笑千古。怎及得操莽奸雄，還成一個事體。此是昏主叛臣一段公案，卻從淫污中來，所以講出這亡國殺身因果。不知後來如何。